

宋

書

冊十

宋

書

十

宋書卷四十六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六

趙倫之

到彥之闕

王懿

張邵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武穆皇后之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安北將軍鎮襄陽少帝卽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鎮軍將軍尋遷左光祿大夫領軍將軍倫之雖外戚貴盛而以儉素自處性野拙人情世務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爲護軍資力不稱以爲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倫之在襄陽伯符爲竟陵太守時竟陵蠻屢爲寇伯符

宋

書

卷四十六

列傳

一

中華書局聚

征討悉破之由是有將帥之稱後爲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有火起及賊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卽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盜遠竄無敢犯境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領焉二十一年轉豫州刺史明年爲護軍將軍復爲丹陽尹在郡嚴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叛被錄赴水而死典筆吏取筆不如意鞭五十子倩尙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興王濬以潘妃之寵故得出入後宮遂與公主私通及適倩倩入宮而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事上聞有詔離婚殺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慚懼發病卒諡曰肅傳國至孫勛齊受禪國除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事石季龍父苗事苻堅皆爲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通陰陽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困臥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

去頃之復來攜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太山遼遣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各犯晉宣元二帝諱並以字稱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元德果敢有智略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冒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所誅仲德奔竄會義軍尅建業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泣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鋒大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尅及盧循寇逼敗劉毅於桑落帝北伐

始還士卒創痍堪戰者可數千人賊衆十萬舳艫百里奔敗而歸者咸稱其雄衆議並欲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而治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豕突乘我遠往旣聞凱入將自奔散今自投草間則同之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義士英豪當自求其主爾此謀若行請自此辭矣帝悅之以仲德屯越城及賊自蔡洲南走遣仲德追之賊留其黨范崇民五十人高艦百餘城南陵仲德攻之大破崇民焚其舟艦收其散卒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爲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日久士有歸心固當以建業爲王基俟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進號安北將軍與到

彥之北伐大破虜軍諸軍進屯靈昌津司竟既定三軍咸喜仲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戈北歸并力完聚若河冰冬合豈不能爲三軍之憂十月虜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墉虎牢洛陽諸軍相繼奔走彥之聞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旣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賊去我千里滑臺猶有彊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與彥之並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而歸九年又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明年加領兗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十三年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諡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脩嗣爲家僮所殺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惟邵情意彌謹流涕追送時變亂饑饉又饋送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爲尙書以答事微謬降爲廷尉卿及武帝討玄邵白敞表

獻誠款帝大說命署其門曰有犯張廷尉者以軍法論後以敝爲吳郡太守王謐爲楊州召邵爲主簿劉毅爲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湊獨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白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寇迫京師使邵守南城時百姓臨水望賊帝怪而問邵邵曰若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尋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卽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脩舟船倉庫及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署應時卽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我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補邵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咨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諱事將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時滁州結聚亡命祗率衆掩之劉穆之恐以爲變將發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且遣慰勞以觀其意旣而祗果不動及穆之卒朝廷恒懼便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

邵對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且世子無專命宜須北咨信反方便世子出命曰
朝廷及大府事悉咨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有大臣體十四年
以世子鎮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敢以死請從之文帝爲
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
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邵爲刺史將署府邵以爲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
置署妨人乖爲政要帝從之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函馳使呈帝元嘉五年
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雖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有隙及華參要親舊
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讎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
陽築長圍修立隄堰開田數千頃郡人賴之富贍丹浙二州蠻屢爲寇邵誘其
帥因大會誅之悉掩其徒黨旣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斷絕子數至襄陽定
省當還都羣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賊以爲數遂執之邵坐降號揚
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坐在雖州營私
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吳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諡

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葦蓆爲轎車諸子從焉子敷演鏡有名於世數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恩輒開筭流涕見從母悲感嗚咽性整貴風韻端雅好玄言善屬文初父邵使與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敷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上甚不說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爲百果之宗查何可比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赴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

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方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譬止之數益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比止汝而乃益甚自是不復往來朞年而卒孝武卽位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爲孝張里敷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東有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奔墜淮死子式嗣

暢字少微邵兄偉之子也偉少有操行爲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甕付偉令密加鳩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時論美之弟牧嘗爲獬犬所傷醫者云食蝦蟆可療牧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由是遂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肅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虜衆近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

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勛不同欲席卷奔鬱州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議之暢曰若歷城鬱州可至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人無固心但以關局嚴密不獲走耳若一搖動則潰然奔散雖欲至所在其可得乎今食雖寡然朝夕未至窘乏豈可捨萬全之術而卽危亡之道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污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違也義恭乃止魏主旣至登城南亞父塚於戲馬臺立氈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魏主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尙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乎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魏主又求酒及柑橘孝武又致螺盃雜物南土所珍魏主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施之於此孝伯曰以

隣國之臣耳孝伯又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中閒道甚多亦不須煩魏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號白賊也孝伯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但不在江南耳又求博具俄送與魏主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問觀我儀貌察我爲人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尙書親自銜命不忍彼此不盡故不復遣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駒送在彼意此非所求義恭又送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黃甘若給彼軍卽不能足若供魏主未當乏絕故不復致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屨君且如此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以爲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魏主又遣就二王借篴篥琵琶等器及棋子孝伯足詞辯

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甚爲敏捷音韻詳雅魏人美之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儀容止衆皆矚目見者皆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尙書封夷道縣侯及義宣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郡因顏竣陳義宣豐狀僧寶有私貨止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遂不得前義宣將爲逆使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還白義宣云暢必不可回請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民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飲酒常醉不省其事及義宣敗於梁山暢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遂排玄謨上輿玄謨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榮救之得免執送都下付廷尉見原起爲都官尙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尙

之爲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黃閣故暢以此譏之
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諡曰宣暢愛弟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議非之
弟悅亦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項前將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
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及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
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
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
封廣晉縣子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
勳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焉

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趙倫之傳下有到彥之傳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
廟號而謂魏爲虜今帝稱帝號魏稱魏主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
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故特存焉

宋書卷四十六

宋書卷四十六考證

王懿傳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允諸本誤元今從南史改

正

張邵傳惟邵情意彌謹○意南史作禮

自是不復往來期年而卒○來南本作未屬下句

臣承蒼

按張敷居喪決無與人往來之事專用一往字乃指敷伯父茂度往敷所而言未期年所以傷其

卒之速也作未字爲是

張暢附傳暢字少微○

臣照

按張暢自有傳在五十九卷內不應重見於其兄

傳後蓋八書殘缺後人以南北史補者多故每不成史法也

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鏡諸本皆作敬前張邵傳亦誤云子敷演敬有名

於世今依南史改正

不忍彼此不盡○不忍南史作不患

隊主張榮救之得免○

臣承蒼

按南史作隊主張世瑩救得免張世卽張興世